

西宁的丁香

龙仁青

1986年,我从一座小镇上的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西宁工作。就这样,我从草原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工薪阶层中的一员。那一年,我19岁。

那时的西宁,以现在的眼光看,一点儿也谈不上繁华,但在我眼里,却是一个令我眼花缭乱的,见到的每一样事物都是新鲜的:宽阔平展的马路、长长的可以弯曲的公交车、马路上的白衣交警以及在交警一侧眨着眼睛的红绿灯……

西宁的一切让我感到新奇:西门口的饺子馆、大十字的新华书店、五四大街天天能看电影的青海剧场……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有热闹的水井巷市场,那里有烤羊肉、酸奶这些让我想起家乡的吃食。偶尔听到街头歌手的龙头琴弹唱,熟悉的韵律让我的心瞬间就能回到家乡的草原。

青藏高原将西宁裹拥入怀,把它抬升到了海拔2200多米的高处。这样的高度,让春天的到来仿佛放慢了脚步。进入5月,这座城市才有了春天的气息。一日,我游荡在西宁西关大街上,阳光柔和,气温宜人,我看到路畔那几根探头探脑的草芽儿,不由想起家乡初春时节的草原。就在这时,一缕熟悉的花香蹿入了我的鼻腔。

这是馒头花的味道,是我家乡草原上最为常见的馒头花的味道!

我辨别着花香袭来的方向,循着花香迈开了步子。步子欢快,像是在走向故乡。很快,我就能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花香的源头。一株花树站立在临街的一栋楼下,满树粉白细小的碎花,密密匝匝地簇拥在一起,裹拥住了整个树冠,密集的程度如同天上的繁星。

今天特别开心,收到鲜花一束。是一束香槟色的玫瑰花,心里不由得升起阵阵暖意,又想起过年时那束洋桔梗。

说起洋桔梗,可能很多人不知长什么样,可是要说绿玫瑰,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是的,这束小清新的洋桔梗,当时我和亮亮是当作一种别样的玫瑰买回去的。后来才知道,我俩都被它别致的花朵给迷惑了。

除夕前,有关新冠病毒的风声已经吹来,只是还没到自己身边。那天,从不爱戴口罩的亮亮也主动戴上了一次性口罩。买花的人不算太多,可因为商场盆栽区店面拍买,不多的人都挤到了鲜花区,故而拥挤纷乱。我们俩挤在人堆里,看看这家的,瞧瞧那家的,一时不知买哪家的花,因为都戴着口罩,就连鲜花的气息也无福享受了。这情景未免有点败兴,于是速战速决,最终,花朵较小、价格亲民的一种玫瑰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偏爱叶、花颜色对比明快的紫、红、桔、粉色,亮亮却对绿色的花朵情有独钟。难得她来挑花,我当然顺着她的意啦,反正我爱百草百花,天生对任何一种花都没有“免疫力”,何况此次是专门为激发亮亮的爱花之心而来。

一路上抱着花束,边走边欣赏,奇怪这花虽长着玫瑰的脸庞,此时即使抱在怀里还是没闻到玫瑰的香气。直到回到家里,卸去口罩再闻,不错,还是没有玫瑰香,就这么一直纳闷着,直到我手握剪刀要剪去过长的花枝,准备插瓶时,才惊讶地发现,这花虽是玫瑰模样,可是枝上没刺,对生的叶子光滑柔嫩,边缘无锯齿,和玫瑰枝叶大相径庭,除了颜色都是绿的外,几乎没有什

自从发现了那株花树,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它身边静静地站上一会儿,去吸吮它的花香。当浓郁的花香充满我的鼻腔时,家乡草原也在我脑海里透迤地展开,那些有关馒头花的记忆,也会如梦境一般在我的脑海间闪过。

家乡人们叫它馒头花,是因为它细碎的白色小花总是形成一束,从外围向着中间渐次升高,看上去就像白馒头一样。草原上的馒头花为什么和城市里的“馒头花树”有着同样的芬芳呢?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被我命名为“馒头花树”的花树到底是什么树,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株有着馒头花一样芬芳的花树,其实是丁香!

自从知道了那一株花树是丁香树之后,我发现西宁街头其实到处都有丁香树。每年到了丁香花盛开的季节,我就在西宁的大街上散步,追逐着丁香花的芬芳四处行走。八一路、民和路、滨河路、中下南关,以及人民公园、南山公园、北山公园,但凡有丁香树的地方,都留下了我流连的足迹。后来我知道,早在我来到西宁的头一年,丁香花就成了西宁市的市花,自此西宁便将丁香花作为最主要的城市绿化植物,在绿地、广场、公园、河岸、车站、机场,以及单位、小区等广泛栽植。

到新世纪初,我已西宁工作生活了近20年。那一年,一座丁香园在西宁古老的南禅寺下落成。据媒体报道,这是一座以丁香花造景为主的园林,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之所以有这样一座园林,是因为这里有几株百年以上的丁香树,被有关部门列为古树名木悉心保护了起来。除此,满园还栽植了9个品种的丁香树。

丁香园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其中一株丁香树就在丁香园大门左侧,它不事张扬地掩映在满目的绿荫中,如果不去细心关注便很难发现。只有走近了,才发现它被一圈低矮的铁栅栏保护了起来,树干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写着它的名字:紫丁香,科属:木犀科,丁香属,还有它的年龄:101岁。也许这就是相关单位的良苦用心,他们以这样的不事声张,使得人们不大注意它们,反而让它们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西宁工作生活的30多年里,丁香花几乎成了我始终的陪伴,每年到了丁香花盛开的季节,我都会流连于丁香花丛中,而西宁的丁香树也越来越多了。如今,全市的丁香栽植数量已经达到上千万墩,主要以紫丁香、白丁香和暴马丁香为主。今年,西宁建成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引进丁香品种42个,其中有北京丁香、四季丁香等,它们与本土的丁香树有着不同的花期,如此,各种丁香花错季开放,让花的美丽和芬芳更长。

转眼间,我也可以以一个老西宁人自居了,眼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成为一座绿色宜居的城市。媒体上说,这座城市如今有各类公园近百座,这个数字令我惊讶:每个公园走一遍,也要花许多时间。

我的西宁,已经成为一座坐落在花园中的高原城市。

我在城市里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在草原上的时间,但我依然时常梦见草原,梦见自己穿行在纷繁的馒头花丛中。恍惚之间,那遍地的馒头花又幻化成了一树树的丁香花,碧绿的草原似乎也是城市里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地……

洋桔梗和尤加利

秦娥

么共同之处。

上网一查,这才恍然大悟,它哪里是玫瑰,分明是洋桔梗。

原来如此。脑子里灵光一闪,想起洋桔梗这个名字原也是听过的,只是没有料到,它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

新年的洋桔梗,一束绿花,清新悦目,很是养眼,它代表一种欢喜不变的爱,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别样的春节。

春节过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疫情稍缓,亮亮就走出家门,去了她喜欢的远方。

我知道,在那里,她“梦想终将实现”。只是一年过半,家里空了许多,我不知道,亮亮哪天会回来。

当思念日浓。没想到,一束香槟色的玫瑰花,飘然而至。

跟玫瑰花同来的,除了熟悉的万年青之外,还有好几枝挺特别的绿枝,小小的灰绿色或曰霜蓝色叶片,叶圆如钱,对对簇生,煞是可爱,属于治愈系的那种,细嗅其味,竟形容不出,似乎有种强烈的刺激性味道,像一种药香。

正纳闷此为何方神圣之际,沉默不语的亮亮微信说:“尤加利好看。”

“原来它叫尤加利啊,这名字和它倒是‘天仙配’。”我几乎惊叫。

“是啊,它又叫桉树,桃金娘科,原产于澳大利亚,枝叶油提神醒脑、清凉避暑,

还能驱避蚊虫呢。”

哦?这可怪了,向来对花草无感的亮亮,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专业了?

“嗯,它的味道确实很特别,竟形容不出,像是一种药味儿,但不难闻,是闻所未闻。”我微信说。

“有人说它,死了的甚至比活的更美丽。”亮亮说。

“啊?”我有点吃惊。

作此想的“有人”大概多少有些病态吧,我想。回头再去看那些尤加利,哎,那小巧可人劲儿,就像这初秋微凉,轻寒正是可人天,是我最喜欢不过的。

有了这束香槟色玫瑰花,有了这几枝尤加利,我如饮醇醪,心里那个满足,实在比中了大奖都开心。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有一次去西山扫墓,目睹纸灰纷飞如蝗灾,在眼前乱飞,落满头、衣帽、林间,挥之不去,却越抹越脏,我开玩笑跟亮亮说:“等我死了,可千万别给我烧纸啊,你只给我一枝鲜花足矣!”

亮亮闻听,小脸一扭:“哼,美得你。”想那情形,我竟不懂何意。

我虽已老,自觉离死还早,看着眼前蓬蓬勃勃的鲜花一束:玫瑰、万年青和尤加利,想想过年的洋桔梗,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木格滩,那一片青稞地

水木耳

1
风吹麦浪,在我们沿西久公路南行经过的木格滩草原,有一片种植青稞的土地。

金色的九月,青稞成熟了,千万株高昂的刺向苍穹的脑袋,一起低下头来,向秋天的土地致敬。

阳光下,青稞闪动着神性的光芒,在风中跳起金色的舞蹈,宛若一片看不到边际的金色海洋。一穗穗闪动的麦芒在田野里光芒四射随风摆动的模样,让这个季节,这片土地随着飘摇的风驻足于我们的记忆中。

2
站在田野上,手握一把青稞我们愈走愈远,我们步履匆忙行色匆匆,不曾想到过自己会为一片青稞地而停留。

但是当我离开之后,突然就开始想念那一片青稞地,想念那一片遥远的苍茫——

蔚蓝的天空像被水洗过一般纯净透明,金色的夕阳拂过田野和山川,远山上暮色四合,空气中弥漫着青稞酒的醇香……

夜晚来临,透明的酒杯叮当作响,我猜想酒杯里一定曾经住过一位青稞之神,想象那是个穿着金色外套挥舞着翅膀自带光芒的小男孩,他守护着这一片青稞地,负责让纯净的阳光穿透那籽粒日渐饱满的青稞,负责让一粒粒的青稞变幻成醇香的美酒……如果真有青稞之神,他会不会调皮地跑到诗人们的酒杯里去撒个欢?

3
过马营镇的月亮在我的手机里像一块有光晕的圆饼。

月如酒的清冷夜晚,我们徘徊在街头,在街上对着一枚遥远的弯月放逐自己的脚步。

这是七夕的夜晚,我猜想此刻一定有无数的人在抬头仰望苍穹。在那望不到头的遥远的深邃之处,一定曾经连接着诞生爱与生命的土地。

我们曾经拥有土地,后来我们离开土地,许多的人在为自己曾经的离开而痛悔。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背离和忏悔中轮回着,就这样走近又走远,留下一段或悲或喜的生命体验。

幸运的是,人类并没有完全失去土地,在远离城镇的旷野中,我们依然还会有麦田、稻田和青稞地。我们种上麦子、种上花朵、种上洋芋和青稞,我们种植土地上茂密的一切……播种生命的田野,让人类的生命像青稞一般成熟和饱满起来。

4
满目流金的土地,还不到收割的时候,但是我仿佛已经看到数台收割机轰鸣而来,金黄的麦草拔地而起卷入机器的壮观场景。

它们将成为一颗颗的麦粒,包裹上金色的阳光装入编织袋送往不同的地方,成为下一季的种子、粮食和糌粑,成为醇香的青稞美酒。

我似乎看到青稞之神在土地上方燃起的桑烟,看到人们为丰收祈祷和狂欢的模样。

每一粒青稞的种子,每一滴透明的酒,每一个播种和收割、在土地上洒落过汗水的人们,一定会深深地记住这片土地,记住土地赠予我们生命的食粮。

土地深处,人类生命的泉正在汨汨流淌。

5
固执地,想要摘一把青稞带回家去。孩子一般问:我可以摘点青稞吗?

返回的路上,我们在路边的一处青稞地里摘青稞。青稞还不是很饱满,绿色的穗头还没有灌饱麦浆,用来做干花却很好。为此,我在网上淘了一个黑色的长形陶罐,准备用来插从木格滩摘回的青稞。

只一周时间,青稞的干花已经在我的房间里摇曳生姿了。它们变得枯黄,枯黄的麦秆夹杂着少许的青绿,它们针刺一般固执而倔强地直立在在我的房间,我的眼前再次闪回那一大片流淌着阳光的青稞地。

我感觉自己把整个秋天采回家来了。

不由得想起那个早晨,阳光初照,空气清新,地边一丛丛的野薄

荷发出特殊的浓烈香味,毛茸茸的紫色花朵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而我们,手握一把青稞,终于愈走愈远。

说不完的故事

丹玛·德吉央宗

村里银白头发的阿伊
沟壑的皱纹里
是神话传说停歇的驿站

陪伴温暖的圆月
唧唧呀呀地
金戈铁马善善恶雄
在天空征战扭转乾坤

寒夜有幻梦,嘴角有微笑
盼望着

童年放飞的风马
能穿越时空,抵达未来

碧绿的黄河水
冲刷埋藏已久的秘密
一个美丽的故事
一个不争的事实

忘记它
不是完美的结局
时刻念及它

族人的血液将更加纯净

白塔的伟岸
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迤迤的历史
是雪山之巅祭奠的回忆

她们的历史里
有晒不完的太阳
撕不完的羊毛
还有那,日夜说不完的故事

